

列位先生

在名公巨卿中，有這樣一種理論家和領袖，這種理論家即領袖，知道各民族底歷史，熟悉各種革命底史的始末，可是他們往往帶着一種不體面的毛病。這種毛病就是所謂害怕群眾，不相信領袖底適應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往往產生領袖對群眾的資產態度，而群眾雖然不精通各種革命底歷史，可是，却有着極偉大的創造力得多的使命。信口發勢力首創起來，怕群眾「破壞得太多了」，想像維持一樣來照舊本教訓群眾，却不肯向群眾去學習，——這種心理，便是這種貴族態度底基礎，列寧却完全與這種領袖相反。

除列寧而外，我們還碰到第二個革命者，像列寧這樣深刻而相信無產階級創造力量，相信無產階級將永不能底適合於革命目的品質。除列寧而外，我沒有再碰到第二個革命者，能够批評別家這種無情地打擊到底一種高壓的批評家，這種批評家喜歡批評「革命底資產態度」和「資產任意行動的胡鬧」。我還記得，在有一次談話中，有一位同志曾經說：「在革命以後，應該有常規的秩序。」當時，列寧以親熱態度同當這位同志說：「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事，公然忘記了革命秩序便是歷史史上最常規的秩序，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屬於行爲，它正表現了蘇黎的、鐵錫的、腐朽的資本主義底殘忍性。而莫斯科——卡桑鐵路工人底共產主義禮拜六，則是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細胞之一，這個社會將把地球上的一切人民，從資本主義底束縛和戰爭中解放出來。

（俄大的開端，搜集一九一七——一九一八頁）

在恩格斯以前也已有許多人描寫無產階級痛苦並指出幫助無產階級之必要。但是，恩格斯是第一個人說出無產階級不只是一個經濟階級的，恩格斯是第一個人在事實上他底極痛苦的經濟狀況迫使他們不得不前進，不得不爲爭取他的最後的解放而鬥爭。戰鬥的無產階級應依靠自己的力量。

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一定要使工人認識他們只有在社會主義中才能得解放。以過來說，社會主義也只有它變成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之目標時才成爲一個力量。

「無產階級底解放一定要無產階級自己幹。」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斷的這樣教我們。（紀念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與馬克思主義五五頁）

理論底任務，科學底目的，就是協助被壓迫者階級來進行其實在進行的經濟鬥爭。

我們並不同世界說：中止鬥爭吧！你的全部鬥爭是多餘的。我們僅僅給予世界以真正的鬥爭口號。「（什麼？是人民之友」中譯本一九六——一九七頁）

「快幹他們，提提他們。可是如果我們以全部的革命熱誠，（沒有這種革命熱誠，即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指導學習這種工作，我們就一定會學會此種工作。」（蘇維埃政權的迫切任務，選舉第十三卷一〇〇頁）

應該怎樣看待羣衆的『落後』？

誰要等待『純粹的』社會革命，他就一輩子也等不到。他就不懂得真正革命為何物而只在口頭上說空話的革命家。

……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以及落後的工人必然要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如果他們不參加，那末，羣衆的鬥爭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時必然把他們的偏見、反動的幻想、錯誤和錯誤，帶進這種運動中。（關於民族自決權的辯論總結，選舉第九卷二六〇頁）

每個階級中，即令在最開通的國家條件下，即令在那個最先進的、因目前形勢而能把一切精神力量發揚到最高度的階級中，總是沒有（而且只要有階級存在，就要發揚到最高度的）社會還沒有在本身的基礎上完全鞏固、充分發展起來，將來也必然有）不去思想和沒有思想能力的代表。假如不是這樣，那末資本主義便不是壓迫羣衆的資本主義了。（

……這就是這一社會會將法庭由剝削階級工具變成在剝削階級社會底鞏固基礎上施行教育的工具。……

勝利的保證：只有信賴羣衆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者

……我們只知道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佔領領地——在經驗上，在自己的錯誤上來學會執掌政權。我們明知道我們事業底困難，可是我們預定說，只有信託羣衆之經驗和主觀的，切實擔任完成做出很多的工作的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勞動羣衆，連成做出很多的工作的人，是基本事情已經做到了。他們知道：他們向蘇維埃政權求時，只會得到援助去反對剝削者。沒有一般是以幫助政治，不能什麼事都來，不能什麼事都來得及按時，它往往不能不遇到困難的任務。工農羣衆常常派派到處去政府裏詢問，比如說，對於某方土地，他們無處可處置。當當看到他們的意見不完全確定的時候，他們也常常感覺困難。那時，我也就對他們說：你們各自去當政權當局。凡是你們願意幹的事情，你們就幹，你們不要什麼領取什麼，我們幫助你們。請你們去該該和羣衆底生活發生密切的主觀。請你們去該該和羣衆底生活發生密切的主觀。請你們去該該和羣衆底生活發生密切的主觀。

主。人的勞力，才是能生產的。我們已經把這道理說得清清楚楚了。可是，我們還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怎樣組織裁縫，選舉第十七至一四六——一五五頁)

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承認：以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玩弄詞句的態度處理革命問題的遺蹟，現時在每一步的工作上，在任何地方，甚至到我們自己的隊伍中，都顯露出來。

譬如說，我們的報紙，對於廢行的、資產階級民主的過去底選擇腐朽殘條，很少加以反對；對於真正的共產主義底單純的、質樸的、日常發生的、但是在氣勢磅礴的功業中具有加以補助。試就婦女地位來說：在女工和農婦中，具有組織才幹的人，跟我們所知道的為多；……這些人們具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能，她們能够為着每個個的很複雜地組織及收斂大量的工人和助勤者的消費者，而沒有很多的空談、粉飾、喧嚷、關於計劃制度的假辭等……這些東西却正是自謬的「知識分子」或未成熟的「共產黨員」所「害」的毛病。但是我們卻沒有以足夠的關心來培育這些幼芽。……哺育和培養這些幼芽，是我們共同的首要責任。(《偉大的前進》，卷第十七至一八四——一九七頁)

不論在辦公室內，而且在外間，均須繼續工作。不論在辦公室內，而且在外間，均須繼續工作。不論在辦公室內，而且在外間，均須繼續工作。

（一九二一年一月）

得，以便以
事項登記下
於巡視
員有權出席
各處設立問
時，一切人
用——即星
口頭的或書
者，免費代
黨派底代表
及非黨的職
引參加這種
選舉第十七

政治開始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階級的，而無階級更不能領導無廣漠羣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瓦解。（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黨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於還很困難。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說：『社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了』，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當階級也認為過時時，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時，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情，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前途直從絕望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頁——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說什麼可以廣泛地發展工人一切任務的話——是儘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臨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學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不是不能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和高尚的，能夠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組織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稱爲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帶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力量、羣衆領袖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階級的，而無階級更不能領導無廣漠羣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瓦解。（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黨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於還很困難。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說：『社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了』，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當階級也認為過時時，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時，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情，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前途直從絕望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頁——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說什麼可以廣泛地發展工人一切任務的話——是儘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臨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學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不是不能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和高尚的，能夠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組織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稱爲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帶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四）開始發育的時候，職工會就必然暴露一些暴露一些行會的狹隘習氣，暴露多少不問政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階級的，而無階級更不能領導無廣漠羣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瓦解。（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黨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於還很困難。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說：『社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了』，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當階級也認為過時時，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時，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情，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前途直從絕望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頁——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說什麼可以廣泛地發展工人一切任務的話——是儘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臨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學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不是不能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和高尚的，能夠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組織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稱爲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帶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以養的人們現在已經分化出來，而轉到人民這方面來，幫助打破資本奴才們底反抗。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階級的，而無階級更不能領導無廣漠羣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瓦解。（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黨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我們缺乏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於還很困難。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說：『社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了』，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當階級也認為過時時，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時，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情，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前途直從絕望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頁——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說什麼可以廣泛地發展工人一切任務的話——是儘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臨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學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不是不能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和高尚的，能夠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便都能够組織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稱爲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帶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够鞏固地過渡到最高形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更不能領導羣衆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了。（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根據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國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底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羣衆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利還很遠。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稱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其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國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常常被也認為過時的，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的。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實，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其出發。（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其自身，其自身底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羣工人自身底事情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爲自身，則這羣工人是革命階級底從從談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難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新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頁——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了，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十個敵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傷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政策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醒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才獨自經歷的一件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信芬蘭語。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害怕帶槍的人了，他不僅沒有想丟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找了不少呢。』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革命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工作，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話。現在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任務的話——是最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家，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慣。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現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

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需要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示的空前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問題的，也不是不能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具有經驗的，能够利用的，能够利用的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都能够組織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稱爲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大量的放過同樣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應有的階級的階級；他們還不够堅決千千萬萬的人民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肘腋之下工作；革命階級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惡習，在規定，否定那些曾經「拍馬」，曾經「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長個人負責，並請將履行情形定期地呈報我
主席列察。（關於用司法手段與官僚習氣作
對人民委員及軍閥所施的害，選舉第十七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更不能領導羣衆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了。（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根據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國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底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利還很遠。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高限的錯誤說。……國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常常被也認為過時的，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的。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實，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命運從從說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如果不是最主任務的話——是最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現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需求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後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是不能沒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也能够和高的，能够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個個都能够組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鄙視的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掣肘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產階級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黨內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設想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這在實際上就收效。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效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效；——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羣衆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端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七四）

依靠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

100

地方。領導與羣衆相結合

黨底人數是千百萬，——而政治則開始於千百萬羣衆的地方；不是想於若干人所在的地方，而是起於千百萬羣衆所在的地方，也正是在這裏，才發生最嚴重的政治。在戰爭與和平的報告。選舉法（三卷四八頁）

人民羣衆中，我們正如大海中的一滴；只有我們把人民羣衆的正確表現出來時，我們才能够管理的。否則，黨是不能領導無產階級的，而無產階級更不能領導羣衆了。這樣，全部機器亦將因而崩潰了。（俄國黨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選三卷八十一頁）

我們要在工作中透過大身中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建築，其方法就是有些甚麼，而在實際工作中來觀察它們，根據勞動羣衆的經驗，而主要的思想是根據工作結果底經驗，來審判它們；只有有經驗的經驗，只有千百萬羣衆的經驗，在各方面對於社會以左一切的指示，這些是因此對於國的事業，對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這就是因此在封建資本主義社會內創造歷史的上述階級的前進人物和幾千年底經驗，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那樣創造，正是因為底經驗的經驗，依據廣大勞動羣衆的經驗。（在國民經濟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選舉三卷一七一—一七四頁）

曾說過：一個職工底成立，比之幾多瓦的一八六六年普魯士政變與地利的戰役——（輯者）還

事情。如果沒有做到這件事，那雖連走向勝利底第一步也做不到。但是這件事困難勝利還很遠。僅僅先鋒隊，不能獲得勝利。如果整個階級，如果廣大羣衆，並不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地方，或不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底支持中，並對於敵人絕對不能加以援助的立場，這個時候羣衆，僅把先鋒隊派去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很惡劣。可是想要真正整個階級，想要真正廣大的被資本壓迫的勞動羣衆都站上這種立場，僅僅宣傳，僅僅煽動，是不夠的。還要不要黨自己的政治經驗。這力是一切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規律現在不僅由俄國，而且也由德國情形顯著地證實了。（左派派種稱一三四頁）

德國「左派」，硬把自己的願望，自己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態度當做是客觀事實。當對於革命家是最高限的錯誤說。……國會主義，在德國共產黨人看起來，自然是「政治上過時的」，可是問問正處於不要把我們叫做過時的，常常被也認為過時的，當在黨中也認為過時的。我們又看到「左派」，不曾判斷事實，不曾以階級底政策、以黨底政策當自己的。（同上七十二頁）

工人解放於世界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如果黨沒有覺悟性與組織性，使這工人們自己沒有反對資產階級的公開階級鬥爭以保護自身，則這工人是革命命運從從說起。（兩個策略第十四頁）

每個有經驗的社會主義者都知道：不能強迫羣衆接受社會主義，必須依據實際底力量，依據黨對於實際生活

的認識。人民委員會底工作報告，選舉第三卷十二頁）

它，跳過它，這是萬萬不過的事情，因為這就是害怕怕產階級先鋒隊所起的那種作用——訓練、啓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黨業並吸收他們來參加黨生活的作用。（同上五六——五八頁）

勝利的保證：

羣衆不怕帶槍的人

俄國成立了蘇維埃政權的這個事實，也表明了：最富有革命熱誠的，就是革命羣衆自身——因為數百萬人起來援助數千個黨人——，就是實際抓住自己的創領者底喉管的羣衆自身。

現在蘇維埃政權底勝利是全體的，是完全有保障的。而這個蘇維埃政權底勝利之所以獲得，是因為蘇維埃政權，從最初起就實行社會主義底底層來的訓育，它徹底地堅決地依靠着羣衆，它認爲它的任務，是在喚起社會上最受壓迫的最受摧殘的階層起來參加活潑的生活，是提攜他們起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創造。

我現在將我自己所親自經歷的一件事事情講給同志們聽。有一次，我在芬蘭鐵路的车廂內，聽到幾個芬蘭人和一位老太婆談話。我當時不能參加那個談話，因為我不怕帶槍的話。可是有一個芬蘭人向我說：『你知道這位老太婆講出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怕帶槍的人了，他們不僅沒有帶去我的藍裝，並且還給我裁了許多。』

是剛才開始在意識着自己，才開始醒覺起來，傾向於的、活生生的、創造性的任務，而獨立地從事社會主義底建設。現在最主要的是——如果不是最主任務的話——是最可能廣泛地發展工人以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的這種獨立的獨立。不論如何，一定要打破那種陳腐的、愚昧的、野蠻的、可鄙的、可厭的偏見；說什麼只有所謂『上流階級』，富有或只有經過富有階級學校的人們，才能够管理國才，才能够指揮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的建設。

這是一種偏見，它被舊習的常規，保守性，奴性習性，尤其是資本家底卑鄙的貪慾——資本家所關心的，是現時實行掠奪，在掠奪時實行管理——所保持。現在工人將一刻也不會忘記他們所需求的是知識的力量。現在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在教育事業上所表現的，是空前後的奮發精神，證明，關於此事，無論階級中，是沒有不能的，也是不能沒有建設的。但是，每一個階級的工人和勞動者，也能够和高的，能够列入人物，和具有實際經驗的，個個都能够組織者的工作。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鄙視的所取笑的『普通老百姓』中間，這樣的人物是大量的，是放過人的極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在『胆怯着』，他們還沒有領會他們是階級中的階級；他們還不能堅決下手千萬萬的人民是羣衆是鼓動要交迫迫不得不捉襟掣肘之下工作；革命階

偉大的勞動創造的，只有家，在管是正是，正如未有迷惑迷進民，視和。在開現在他們

這個過度，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知道勞動羣衆怎樣在本身上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舊曆二月）和十一月（舊曆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驚醒和喚起那些社會「下層」，這些「下層」正是過去被那些剝削者推着向下的，只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舊曆十月二十五號）以後，他們才得到完全的自出來推翻剝削者和開始細心觀察和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這些最受壓迫、最受摧殘、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隨地建立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就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的階段。

現在開始第三個階段。無論羣衆我們自己已經所已奪得的，我們已下了明令的，已經定爲法規的，已經時過過的，已經決定了的東西，——應該固定爲日常勞動紀律底固定形式。這是一個最艱鉅而最光榮的任務，因爲只有這個任務底解決，才能給我們以社會主義的制度。應該協會將勞動羣衆底海潮的，春潮般的，羣衆大會的民主主義，與工作時間內鐵的紀律，與勞動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工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學會這件事。（蘇維埃政權底迫切任務，這

七四）

依羣衆來清洗自己的隊

脫離脫離羣衆者

在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投機家以及其共，都會依附於當政的政黨，——這種事情，免的。任何一次革命，能够避免這種事情，且是不能避免的。全部的困難在於：——我們能够依靠一個健全的和平強大的階級，來清洗（偉大的開端，選舉第十七卷一八頁）。

有些地方，在清洗中，主要依靠非黨工人。非黨工人的提示，拿他們的提示做標準，注階級羣衆代表。而這恰恰就是最可寶貴的。如果我們真正能够這樣地，自上而下地地，一來清洗我們的黨，那麼，還在實際上就收。

因爲現在革命底收復不能和從前有同樣的徹底改善，勞動組織底改善，勞動結果底改善的收復；——要達到同樣的改善，就須把底改善（那些在羣衆間污蔑黨分子自然與根本洗出黨。自然，我們不會徹底與黨底一切聯繫，在確定，否定那些曾經——拍罵，曾經「官僚化」的人們時，非黨的無產階級黨至在很多場合，非黨的農民黨民提示，都於黨常常將極度敏地分別出忠實的動

五，
都有害的分子，
是絕對不可碰
的，而
微的敵黨，因
它自己的隊伍
底組織，依舊
意非感的無
最重要的，
，不分身
是最低級力